

生命的原色

642882-86

44.5

44.571 C319
C319
C319

生命的原色

河南省文联图书编辑部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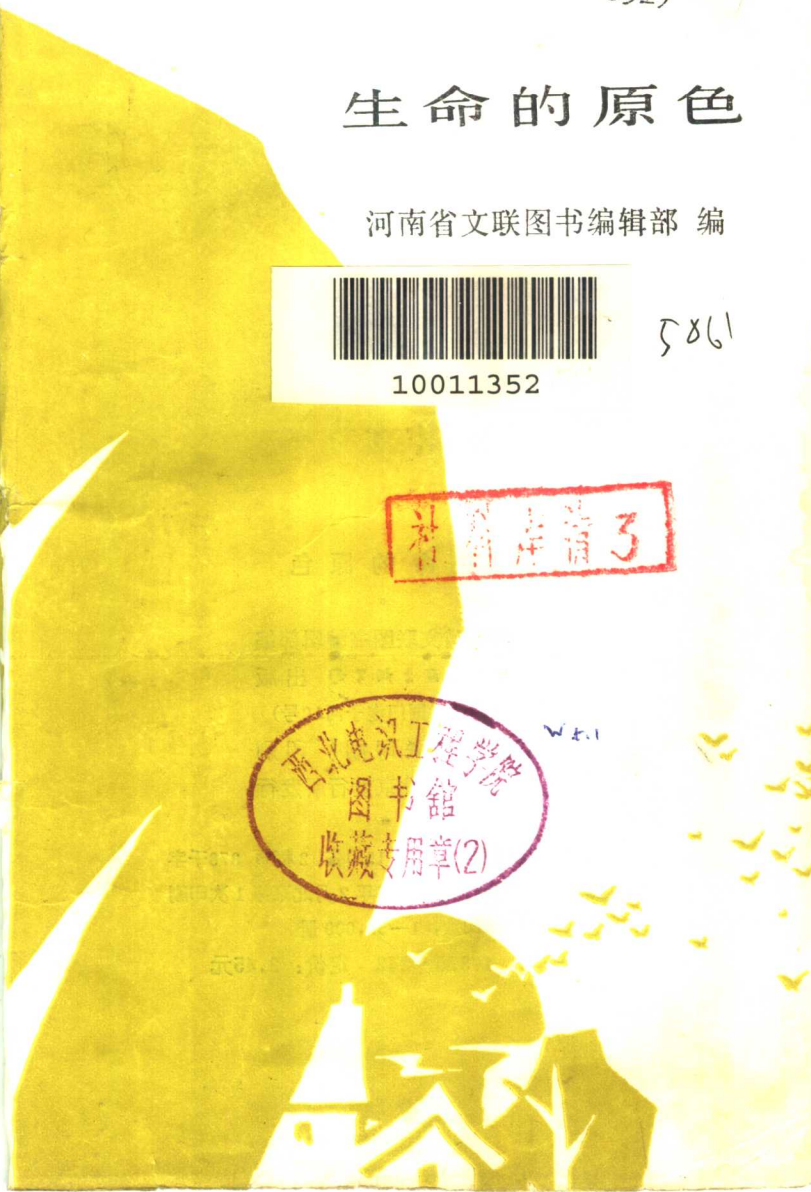
10011352

5861

社 库 清 3

西北电讯工程学院
图书馆
收藏专用章(2)

W. 1



生命的原色

*

河南省文联图书编辑部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9印张 2插页 378千字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书号：10355·242 定价：2.45元

目 录

走出旧货店的模特儿	杨东明 (1)
雾气消散的日子	原 非 (62)
生命的原色	齐岸青 (175)
小城书柬	李佩甫 (260)
新 月	金 速 (328)
太 阳	郑彦英 (432)
横槊捣G城	可 人 (500)

走出旧货店的模特儿

杨东明

“喂，下车！”持枪的警卫神色严厉地走过来。

丢那妈，新兵仔！叶宾宾斜睨了对方一眼，用广东话在心里骂了一句。在广东的大山沟里当了八年兵，他象腌过了劲儿的鸭蛋一样，早就老得出油了。而眼前这个警卫呢，怕还没有穿破一套军装吧？瞧那新崭崭的军帽，就象是用牛皮纸糊成的，硬巴巴的，大概还没见过水……

滑行，象一只悠然自得的鹌鹑，自行车的车把是展开的翅膀。用脚尖轻点一下地面，就算对那块“出入下车”牌子的回答。当年，自由不羁的叶宾宾就是这样出入省委甲区的。

“下车！”警卫横在大院门口。

“嗤！”车闸太紧，惯性使叶宾宾翘起着。

我家在北一楼住！叶宾宾几乎要喊出声了，但他终于闭上了嘴。那都是悠远的往事了，那时，警卫连的战士们谁不

认识这些“甲区少年”呢？

我家在北一搂住。一号是林丹丹家，她爸爸是省委秘书长；二号是陈小宝家，他爸爸是省委农工部副部长；三号是陶辉辉家，他爸爸是省委宣传部长……北一搂就在大院这座办公楼的后面，在一片夹竹桃和紫槿围成的小花园的北面。夹竹桃枝可以编防空帽圈，打仗，“砰砰……”在草坪上滚来滚去，把“鬼脸花”都压碎了。鸭梨树，酸酸的硬硬的小梨，爬上去吃呀，当手榴弹——看镖！

行政处的张大鼻子来啦。陶辉辉，快吹哨，撤退！排好队，齐唱：“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是共产主义儿童团……”

林丹丹不在这儿住了，她爸爸听说是得癌症死的，死时还没来得及“平反”。陶辉辉家也不在这儿住了，他爸爸爬得高，摔得脆，谁让他当“省革委会副主任”呢！现在靠边“稍息”了。陈小宝家还在这儿，省委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时，她母亲瘫痪了，可怜。但却因祸得福，在城里一直留下了一个“大本营”。

陈伯伯在家吗？他现在省委科教办的“顾问”。哼，“科教办”——“文化革命”前可没听说过这个部门。

“喂，愣什么，快让开。”警卫皱起了眉头。

“滴滴——”一辆黑色的红旗牌轿车在叶宾宾的身后响着喇叭，威严的车身不耐烦地颤动着。

“高干一岁坐沙发呀，高干五岁坐‘华沙’呀，等到高干十八岁，坐上了‘伏尔加’，等到高干三十岁，‘红旗’里坐上了他！”

这支歌那时唱着真带劲儿！呸，今年老子刚好三十，却还骑辆破“飞鸽”！

“你找谁？”警卫战士生气地把叶宾宾拉到路边问道。

“陈先渠，科教办顾、顾问。”

“去传达室登记。”

小小的传达室，还是十多年前老样子，只不过多了两排长椅。长椅上坐满了人。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象只老母鸡带着一群叽叽咕咕的小鸡似的，拖着一群哇哇叫嚷的小娃娃。一个六十多岁的干老头，象一只瘦巴巴的老山羊，撅着胡子，佝着腰。他们是上访的吧？叶宾宾怎能与这些人为伍？他昂着头，径直挤到传达员面前。

啊，“秃老张”！还认得我吗？我是宾宾！用小砖头砸过你的秃脑门。“秃老张，秃老张，腰里插支破手枪……”

“你——，要找谁？什么事？”传达员冷漠地打量着叶宾宾，那声调是疲乏的、懒洋洋的。

鸡蛋壳似的发亮的秃脑门变成了皱皱巴巴的干核桃。“秃老张”不认得我了？

打电话联系。填会客单。可以去了，拿着那片纸，就象在广东边防地区拿到了一张“军人通行证”，叶宾宾大摇大

摆地进去了。走到停车场喷水池前的时候，他愤愤不平地骂了句：“进个大门还穷折腾，娘希匹！”

“娘希匹”？慢着，这话好熟悉！噢，就在这喷水池前，陶辉辉、林丹丹、陈小宝我们几个在读那本书——对，《金陵春梦》。陈小宝最喜欢看这种书。《侍卫官日记》、《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主义》……

“娘希匹”！蒋介石骂人的口头语，够派！《金陵春梦》过去是内部书，一般干部还看不到哩，听说现在书店里居然摆着卖了，真是！

办公大楼是几何体的现代建筑。墙壁是朱红色的，和故宫的宫墙的颜色一样。一扇扇窗户狭窄而瘦长，顶端是个馒头状的圆形，据说，这是典型的俄罗斯风格，看起来活象高个子的俄罗斯人在晃着他的秃脑袋。房顶呢，飞檐碧瓦，雕梁画栋，俨然是华夏之风的国粹。

这座办公楼在“××是我们的老大哥”的五十年代颇时髦风流了一阵。如今，在七十年代末的新建筑群面前，像一个年老色衰的妇人，没有什么引人之处了。然而，她依然不失雍容华贵的风度，因为她座落在这个大院里，而一左一右的两块大牌子，使人们不能不注意到她的身份。

第五层第七个窗口。在那窗子下面，摆着一个半张乒乓球台

似的大写字台。爸爸，省国防工办的叶主任，那么高大的个子，那么长的手，只有那么大的写字台才能配得上他那样魁伟的身躯。

站在楼下叫一声：“爸爸——”那窗口就会出现一个剃着平头的脑袋来。他和工作人员商量事情，就象一个憨厚的乡下人第一次到集镇上卖鸡蛋与人讨价还价一样。而见了自己的儿子呢，却象一个将军见了一个懒惰而怯懦的士兵。“什么，要钱买票看歌剧演出？不行！晚上好好看书写作业。”那脑袋随之在窗口消失了。

第五层第七个窗口紧紧关闭着。叶宾宾知道，父亲永远不会在那里出现了。除了在梦里见到他以外，只能从家里那张挂着黑纱的遗像上来端详他的面容了。

叶宾宾怅然若失地向前走着，绕过了办公大楼；他忽然愣住了。在哪里呵？那夹竹桃，那紫槿花，那绿草坪，那鸭梨树……那记忆中的花园被一幢幢新落成的宿舍楼取代了。宿舍楼象两分钱一盒的火柴匣，单薄、简单。一个紧挨一个的拥挤的小阳台上，喜气洋洋地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花木。叶宾宾看着这陌生的楼房和同样是陌生的出出入入的人们，心里忽然忿忿不平起来。娘……这是省委甲区啊！怎么乱七八糟的人都住进来了。

北一楼在这些新楼的后面。如果说崭新的楼房是些高高挑挑，鲜鲜亮亮，神气十足的现代派青年的话，那么北一楼就是矮矮胖胖，灰头灰脑的过时的老人。然而，老是老，它那宽大的身体，就象腆着肚子的老人，自有一种年轻人难以

小覲的威严的仪态。

那就是叶宾宾度过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旧居。楼台依旧，物是人非。当年，父亲领着他栽种葵花和蓖麻的门前，密密的竹篱笆围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鸡圈。一只昂首阔步的公鸡正率领着一群崇拜它的母鸡们在那里悠闲地散步。

叶宾宾在院里多站了一会儿，引起了一位老奶奶的注意。于是，他忙扶着楼梯走上了二楼。他敲响门铃，一位保姆开了门，请他在门厅的沙发上坐下。“是小‘冰冰’来了吗？小‘冰冰’——”这是陈伯伯那闽南腔，总是把宾宾念成“冰冰”。

随着话音，宾宾听到套间里传来脚步声——不，是一种奇怪的吱吱轧轧的声响。他站起身，陈伯伯走进来了，——不，是坐着进来了！他双手吃力地摇着一辆残废人用的椅子。叶宾宾愣住了，他甚至忘了去握住陈伯伯伸出来的那只颤颤抖抖的手。

“小冰，莫慌，抓住橡皮圈！”陈伯伯伸出一双有力的手，托起了惊慌失措的叶宾宾。游泳池的水是清澈、平静的，但却象无底的泥潭似的，使叶宾宾一陷进去就手忙脚乱。

“来，伯伯教你，这样游。”陈伯伯健壮的身体在水中时隐时起，就象一只矫健的海豚。他还会打网球、台球，会下围棋、国际象棋。“你是进过大学堂的‘吃屎分子’，鼓捣这些玩艺自然比我这做田佬在行叻！”国防工办主任总爱用这些话取笑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哦，陈部长当年的风采哪里去了？只剩下一具衰老的躯壳。用发蜡精心梳理过的稀疏的白发怎么也遮掩不住那秃秀的头顶，宛如秋天的衰草遮掩不住裸露的大地一样。那双暗浊的老人的眼睛里忽然滚下了泪珠，他动情地哽咽着：“是你吗？‘冰冰’，哦，和我的小宝差不多一样高。瞧哟，越长越象你爸爸了！”

爸爸！爸爸早已作古了。那时叶宾宾正在部队“围湖造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争取入党，入党！倔强的老头一心要儿子成大器，病危时立下了不许通知儿子的遗嘱。叶宾宾是在父亲火化两个月后才知道的。

“小宝在部队还好吗？”

“好，好。我回来时，他刚提了副营长。”叶宾宾本来是高高兴兴向老伙计的父亲说这句话的，说完了却突然抑郁不乐起来。

“副营长了！怎么也不给我来个信？副营长了，嘿嘿——”老人象孩子一样哭起来，“八年了，是吧？你们是一起走的——”

老人忽然注意到叶宾宾的神情，歉然地说：“你回来了是吧？转业也是好事嘛，可以照顾照顾你妈妈。”

转业！没那福份，我这是复员。老头子们是分不清这两个词的不同含意的。叶宾宾苦笑着咧咧嘴。

当初，陈小宝是沾了叶宾宾的光才到了部队的。那时，陈小宝和叶宾宾已在农村插队一年多了，而昔日的农工部长

和国防工办主任，刚刚放出牛棚，组成了公园里的“两结合”气功、太极拳“领导班子”。两位老人在为国家前途命运担心的同时，也深为儿子们的前途担忧。在做了种种设想后，宾宾的爸爸抱着侥幸一试的心理，给当年自己的部下“方营长”，如今的方师长修书一封，说到送子从戎的要求。那位充满军人豪爽之气的方师长立即复信，要“老首长”将儿子直接送到驻军所在的广东。于是，柳暗花明，同样未失老军人豪爽之气的“前国防工办主任”将陈小宝也做为自己的儿子，与宾宾一起送到了广东。

如今，宾宾的父亲已不在世了，陈先渠自然也应该将宾宾与自己的小宝同样看待。他以老人特有的细心，询问了宾宾家里的生活近况之后，又关切地问道：“给你安排工作单位了吗？在什么地方——”

叶宾宾正等着这句话，他迫不及待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这，就是他此行的目的所在呀！

信是以宾宾母亲的名义写的。她是个倔强的妇女，对生活的态度从来是庄重自强，抱着“万事不求人”的信条。尤其是曾居要职的丈夫过世以后，她更不愿可怜巴巴地去乞求丈夫生前的好友同事。宾宾从部队复员后，想安排个合适的工作，要母亲来找陈伯伯帮忙，她拒绝了，而要儿子“服从组织分配”。宾宾只好执笔在信纸上写了自己的意思，逼着母亲签了个字。

陈先渠将信摊开在椅车扶手上的一块特制的宽木板上，象批阅一件重要文件一样聚精会神地读了又读，甚至下意识

地用粗粗的红蓝铅笔在上面划划点点。末了，他抬起头说：

“你想到机关？这事情怕不大好办吧？”

“所以，我母亲才想请陈伯伯帮个忙。”叶宾宾没忘记
拍出母亲这块招牌。

“这工作归复退办公室管，有关方面又三令五申反对不正之风，这样做怕不合规定吧。”

“陈伯伯，要按规定，当年我和小宝也就到不了部队了。”叶宾宾特意在这里提起了小宝参军的往事，那意思是不言自明的。

陈先渠怎能听不出年轻人那几乎是不加掩饰的暗示，他那布满老年斑的灰暗的脸上居然隐约地显出了少有的红色。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象疲乏之后的沉睡，又象寻求难题解答时的沉思。

久久，久久，陈先渠就这样一言不发地坐在椅子上。叶宾宾失望了，一种寄人篱下的悲凉之感使他哽咽着起身说道：“陈伯伯，我不该使你这么为难。要是，我爸爸，还在——”

陈先渠仿佛睡了一觉似地睁开了眼睛，他不知是真的睡着了，还是佯做没有听到这句话。他诧异地对叶宾宾说：

“‘冰冰’，你怎么慌着走呀？再坐一会儿嘛。我给有关方面联系一下，争取把你安排到我们科教办吧。我行动不便，具体要办的事，过几天你可直接去找科教办的骆秘书。直接找他吧，他是个很能干的年轻人，还准备提为农科院的副院长哩。你可以跟着他学学。对，科教办就在前面办公楼的第五

层——”

叶宾宾听到这里，站起身一言不发地握了握陈先渠的手，旋即掉头走出了房门。他不能再呆下去了。自尊心极强的宾宾眼眶里含满了泪水，他生怕再呆片刻就会抑制不住地哭出声来。

二

将校靴。多么精致的做工，多么高雅的造型。现在，有这样的靴子吗？是的，鞋尖有些干翘了，使劲儿掰一掰。深深的皮纹似乎要裂缝了，没关系，涂一层鞋油，再涂上一层……

黄呢子军服。多么威武的垫肩，多么合体的腰身。眼下，有剪裁得如此美妙绝伦的服装吗？是的，袖口和前襟磨得脱毛、发亮了，用醋擦一下，垫上湿毛巾，热熨斗一压。嗤，多么美妙的蒸汽呀，呢料上的绒毛随着那雾气一起毛茸茸地蒸腾了起来……

十年啦，叶宾宾没想到十年后自己又会穿起它们。

娘希匹，将校靴太大啦，爸爸脚比十五岁的儿子的脚整整大二码，塞点儿棉花进去吧。上衣，长出来的不多，只是太胖。宾宾正在“抽条”，就象根细长的树棍。不过，总之，反正……能够穿起来，够派！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昔日，父亲曾穿着这套衣服接受过检阅，今日儿子又穿着它去接受伟大

领袖的检阅了！

血统！红军将领的血统。天然的接班人。

“叮，叮，叮……”在市中心广场的水门汀地上走过，闪亮的将校靴响起的一串鞋钉声，招来了多少羡慕和敬佩的目光。

再穿上靴子走走试试。唔，怎么没有一点儿声响？是鞋钉磨损了，还是这房间的地面太糟糕，连水泥都没抹，只铺了一层砖头。

两间平房，厨屋低矮得象个鸡窝。这不是转业的少将，省国防工办主任的宿舍楼，而是多年的随军家属，如今的街道工厂厂长的宅邸。

“俩好！”

“七巧！”

“八大仙呐——”

后窗，连着刘师傅的“防区”，看得到院子里杂陈的各种货色！钢管、圆木、水泥预制板、细砂、碎石……。刘师傅是个开“解放”货车的司机，交游极广。他住着三间自盖的宽大的平房，听说又准备接成两层的小楼。此刻，家中高朋满座，吆五喝六，酒兴正酣。

叶宾宾家的前门，连着建筑社工人老韩和街头摆摊裁缝“九头鸟”的院子。两家的婆娘正在因为一盆水泼在当院里而叫骂不休。

“哪个瞎眼的把洗屁股水泼到老娘门口啦？她咋不喝了呀！”

“吵吧，骂吧，嗓子干了老娘这儿还有洗脚水哩！”

呸，娘××！唉，真没想到，居然住到“市民新村”来了。市民，市民，小市侩们！

“宾宾多大了？”

“三十啦。”

“哟，是该成家啦。这是咱老姐妹，外面可别说恁大，二十八。”

“唉，都怪我这当妈的。你帮忙操个心吧。”

“我这就是来说这事哩。他二姨有个姑娘……”

妈妈那街道工厂的孙会计，听说管帐理财是把好手。出去吧，待会儿该进来给我估价了，难道我还需要估吗？我知道自己的价值，它会吸引来追求者的。谁说只有小伙子追求姑娘？姑娘也会追求小伙子的，在我的生活道路上，总是姑娘首先向我微笑……

走，散散心吧。

“喂，请走人行道。”

“老二”！——臭老警。老子还当过“老大”哩。人行道在哪儿？到处都是摆摊的。哼，“解放大道”，比广州中山五路差多了。中山五路两边儿都是骑楼，遮太阳还挡雨。

哎，那儿卖果丹皮！来两包，酸酸的，甜甜的，真有味。咦，这售货员似乎有点儿熟悉。象谁？林丹丹！是象丹丹。

“你叫什么名字？”叶宾宾挡在幼儿园活动室的门口。

“林丹丹。”

“嗯——”叶宾宾伸出右手，左手抹着鼻涕。

“你要什么呀？”小姑娘好奇地歪着头。

幼儿园的小朋友们都笑了，叶宾宾这是向小姑娘要糖、点心、水果……。育才幼儿园是干部子弟寄宿制全托幼儿园。每逢星期天晚上，小朋友们从各自的家中回到幼儿园，都要向自己班上的“大王”进贡。林丹丹刚来，还不懂得这个规定。

叶宾宾——大（一）班的“大王”，在那么多小朋友面前碰了钉子，自然不甘心。他把抹过鼻涕的那只左手也伸过来，加重哼了一声：“嗯——”

“你要干什么呀？”

林丹丹甩了甩脑袋后面仿照新疆姑娘模样编成的十几根小辫，拢了拢宽宽的背带裙，从裙子口袋里掏出一根“棒棒糖”，怡然自得地含在嘴里，说不出是厌恶还是好奇地看着面前这个男孩。

“他，向你耍糖吃……”旁边有个小朋友低低地说了一句。

“嘻嘻，想要我——的糖！不给，不给，就是不给！”林丹丹骄矜地斜视着叶宾宾，用尖嗓门嚷嚷着。

是因为阿姨来了？是因为小姑娘那傲然的气势？还是因为她那漂亮的小辫和裙子……总之，叶宾宾伸出的拳头又缩了回来。

这卖糖果的售货员不是林丹丹，丹丹的眉毛是弯下来的，新月形，眼睛也是那样，看上去总是象在笑。娘××，她怎么会当卖糖果的售货员呢？一个骄傲的“公主”，她爸爸曾经是省委的秘书长哩！